

不只是名詞—— 文化傳承作為一種行動

撰文 | 紀馨婷 劉佳宜



▲會所前的歡迎，讓我們慢慢融入卡拉魯然。

「我們像你們一樣也要生活、工作、談戀愛，但我們還有文化要傳承。」一文杰哥哥，部落青年會副會長

文化傳承這四個字，在教科書裡屢見不鮮，就如同多數專有名詞，在考試過後我們便將它拋之腦後。然而，當我們走進卡拉魯然，才發現那不只是個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而是具體的行動。

在夜空下一路搖搖晃晃地乘著貨車，我們來到了新園—卡拉魯然部落，台東市唯一的排灣族部落。一到部落會所前，迎接我們的是眾人溫暖的母語歌聲，陌生的曲調中飽含著充滿生命力的熱情。部落裡的孩子們對這些歌謠琅琅上口，他們毫不害臊地大聲唱出屬於自己的語言。除了感動，慢慢地我們讀出背後更可貴與可敬的事物。



▲下著毛毛雨，我們穿著雨衣聆聽哥哥說明Lalayapan的歷史。



▲孩子仔細說明每個動作，誠心地希望我們能做的更好。

純真的孩子與傳承的足跡

隔天早上，部落的孩子們教我們如何射箭。這種運動對都市人來說是陌生的，由於每年部落所舉辦的比賽，他們拿起弓箭的姿態與神情都相當熟練、有架式。因為是第一次學習，部落孩子將整個流程完整呈現，從一開始的站位、哨聲意義到「開始比賽」的母語等，操作時，他們也耐心地跟我們解說每個步驟，在一旁注意我們的動作並適當地調整錯誤的姿勢。雖然教學並不熟練，卻能看出他們是誠心誠意地希望我們能夠學會。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記得當初是哪個哥哥教導他們如何射箭，那種充滿自信的導師口吻或許就從他們那裡學習的。而未來，他們也會像哥哥們一樣，牽起下一代的孩子，將射箭的技藝繼續傳承下去。

除了射箭，部落的弟弟妹妹們從小跟隨哥哥們的步伐走入山林。第二天下午我們踏進部落的後山，一下車便瞥見哥哥疾言厲色的告誡著男孩們，雖不清楚究竟說了什麼，但那種莊重嚴肅的態度和平時和氣地對我們說話時是截然不同的。當一起試走晚上試膽的路徑時，才沒一會兒我們便已氣喘吁吁，然而幾個孩子卻輕鬆地快步跑在前頭，恣意馳騁著。那種感覺就像天生是山的子民。對山的敬畏與感謝，就在這樣一次次學習哥哥們的行動與態度中，慢慢成熟、成為心裡的一部分。

在山上用過晚餐後，孩子們帶領我們圍成圓圈，一邊踏著簡單的腳步、一邊哼唱古調。過程中，當我們提出對於歌曲的疑惑，他們會放慢速度一遍遍唱給我們聽，直到找到正確的音調才繼續下去。由於幾個組員時常抓不到旋律，為了能在結業成果發表會時有最佳表現，他們在驗收前更是親自幫我們個別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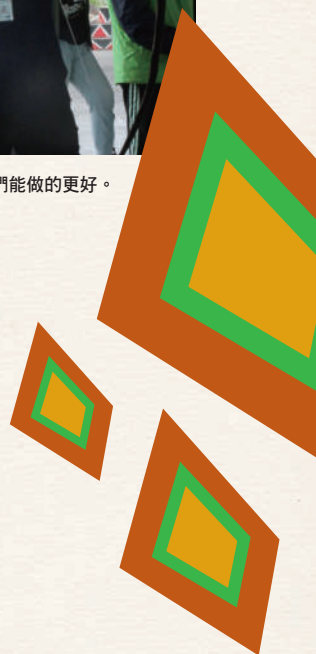
歌曲對一個族群的傳承也有深刻的意義，畢竟語言是最珍貴的文化資產之一，我們在會所前的歡迎會上跟著孩子們唱歌，漸漸融入卡拉魯然的步調與氛圍。然而，關於歌詞的意義，他們也不知曉，只是跟隨著哥哥姊姊們一次又一次將每個音唱到最好。或許真正的重點不在詞意，而是願意去「唱」的行動。畢竟那是屬於他們的歌，若不好好學習，又有誰能將這美好曲調世代流傳？

射箭、上山、唱古調，孩子們承載著部落的未來，是文化傳承最直接而真誠的證據。

尋根的那一代

不過，由於現今生活方式的轉變及商業勢力的入侵，卡拉魯然的傳承之路並非一帆風順。

部落巡禮的路上，哥哥帶領我們參觀部落中極具意義的兩處石碑，並深入解說立碑的緣由，其中一個便與養雞場事件有著奇妙的巧合。





▲大家一起清掃部落的街道，在城市裡我們何曾如此？



▲在Tjungali，哥哥說
「我們除了生活還有文化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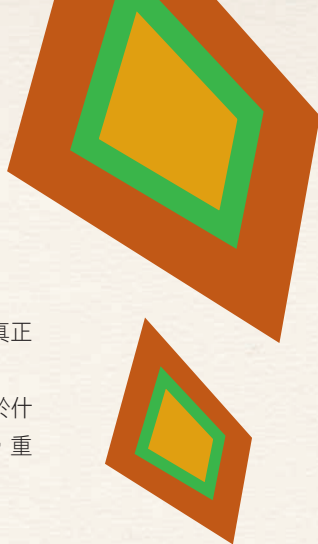
民國104年，不肖財團對部落的土地伸出爪牙，欲建造115個籃球場大的養雞場。雞糞與羽毛勢必對土地造成永久且無法復原的影響以及無法想像的惡臭與汙染。因此卡拉魯然的人們決定奮戰到底，捍衛屬於世代族人與台東的土地。哥哥說，部落裡的族人十分幸運地在建商尚未跑完程序前便發現興建養雞場的專案，他們與新園里的其他居民紛紛站出來，透過舉行集會遊行，以及與台東市政府進行多次漫長且艱難的會議來傳達自己的想法，有些人甚至不顧自己生命安全阻擋在大型機械前，對財團表達沉痛的抗議。

在此事件後，意外從耆老口中得知養雞場用地在日治時代是飛機跑道，在戰爭期間曾經被美國軍機所轟炸，而部落的祖先也因此而殉難。養雞場事件勾起部落老人家的血淚，而這一個碑「Lalayapan」（音：拉拉壓版）可以讓子子孫孫記得他們的犧牲。

養雞場事件凝聚了卡拉魯然族人的心，也讓他們更了解自己部落的歷史。立碑，除了紀念眾人的團結與貢獻，更讓以後的子孫們明白過去發生的事情，銘記自己身為卡拉魯然一份子該有的責任。對於文化傳承，亦有更多正面的思考與動力。

另一個紀念碑「Tjungali」（音：勇嘎里），立在日治時期祖先從大武山遷移下來第一個開墾的地方。在介紹時文杰哥哥說，他們這一代因為政策關係，小時候沒有母語教育，在外面都只能說國語，因此母語是長大才學的，離開部落好一段時間後才慢慢找回自己的根。比起孩子們從小便有母語的課程，尋根的一代走過更多的艱辛才有現在的成就。祖先在這裡生根，後輩們應當記得文化傳承這件事。

為何每到七月小米收穫祭——部落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祭典，每個在外地打拼的族人再繁忙也會排除萬難回鄉共襄盛舉？因為那是他們和部落、和自己身上所流淌的血液再度連結的日子。狩獵舞、傳統鞦韆舞、古調傳唱，在這場盛會裡，與許久不見的親戚朋友



團聚，各式各樣的活動共築專屬於卡拉魯然的記憶，他們明白，這就是他們心靈的真正歸屬。

哥哥的語氣雖然平淡，卻深刻烙印在我們的心底，他讓我們開始思考自己究竟屬於什麼地方？我們有那麼大的勇氣與愛來放下安逸的生活，拾起即將消逝的根源與連結，重新找回傳統文化嗎？

關於我們的迷茫

這段旅程終究讓我們回歸到自己身上。當卡拉魯然的孩子驕傲地說出，我是排灣族，並衷心期盼他人喜歡並參與自己的文化時，我們不禁感到慚愧，畢竟我們連自己是誰都不瞭解。

也許我們會說自己是台北人或台南人，但我們能說出台北人是什麼嗎？身為台南人的內涵又是什麼？也許身上還有閩南人、客家人的血液？我們會說台語或客語嗎？緊接在這些疑問之後的，是對自我身分的迷惘與質疑，我，究竟是誰？

在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的現代社會中，3C產品主宰我們的生活，快速的流動與刺激使我們不知不覺陷入虛幻的世界，讓我們對周遭人事物冷漠不聞。而在競爭激烈的都會裡，人們更是渴望潮流與國際化，爬的越高，卻與腳下的土地越來越遠。曾在網路上讀過一篇文章：「當你出國旅遊遇見各國背包客時，他們會想聽故宮、101這些著名景點的單薄介紹，還是關於歲時祭祀時自己親身經歷的濃厚文化情味？」

當我們對自己的家鄉及家族過往的歷史興趣缺缺，也無心追尋那逐漸消逝的寶貴資產，甚至鄙視所謂傳統文化、將之視為次等時，他人對家鄉的形象便逐漸單一、表面化，自己也失去想像家鄉可能性的能力。

從孩子、哥哥姐姐到耆老們，部落的人們都清楚明白自己是卡拉魯然的一份子。那裡是孕育他們的根，是他們之所以成為他們的理由。以行動為這個家作出貢獻與回饋，是理所當然。

部落給我的，我帶入生活

沒有認同，文化傳承不可能真正成功。在部落裡，族人們會為了整體的環境整潔聚集起來一同清掃每條街道巷弄，如同部落孩子所說，他們希望每個來到部落的人都覺得部落是乾淨清爽的。反之，都市的社區卻鮮少如此，雖然居住在共同的空間，左鄰右舍之間卻是陌生、甚至帶有警戒的，更遑論一起打掃社區、共同維護生活環境。大部分的現代人回家便足不出戶，鮮少和鄰居話家常，也從不參與社區活動。社區之於部落人們是家園，之於都會居民卻僅是洗澡睡覺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社區建立的基礎與意義，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就算個人對土地的情感再豐沛，少了團體的支持也無法長期推廣或形成更大的影響。「傳承」建立在信任與合作上，是永續且循環的。

最後一天道別時，大家互相擁抱，淚水不斷湧出，我們的心被部落裡的溫暖與坦率激起了漣漪，那是在都市裡不曾體會過的。在心底的某個角落，部落的價值與態度的種子已經悄悄種下，未來我們將讓它在自己的家鄉發芽茁壯。

與卡拉魯然的短暫邂逅，我們看見傳承不是教科書上的冰冷詞彙，而是充滿愛與熱情的行動。

澳門與卡拉魯然部落 青少年的價值觀與身份認同 有什麼不一樣

撰文 | 澳門青少年 鄭曉琳 李雪瑩



這次在新園部落的生活跟澳門的生活真是截然不同，很多澳門的青少年會把物質放在第一位，與家庭的互動比較少，又或者父母因為工作的關係也很少時間與子女相處，感覺家裡淪為只是一個休息的空間。相反部落裡面很注重長輩與青少年之間的互動，經驗、文化、歷史就在互動間漸漸傳承下去，到學校裡或許能學習知識，但是在部落，文化是從生活中慢慢吸收的。

由於澳門的傳統節慶或文化對澳門的青少年來說，往往只是傳統，而沒有了解或實行傳統背後的意涵，往往傳統節日只是像多了一天假期，或成了一些活動的旗號，還有一些傳統的工藝因不符合這個環境的經濟價值或潮流，導致青少年選擇傳統行業時，會無



法養活自己、甚至是家庭，例如造船、爆竹等，這些傳統工藝便漸漸消失，背後的故事與文化也會消失，對傳統的東西比較不著重，沒有興趣去了解、或者學著去做。但看到新園部落的大家不會抗拒去傳承自己文化與家庭的傳統，願意去學習，把他們部落傳統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例如女生們會學習各種的傳統手藝，而男生會跟著長輩到山上，學習如何在山上生存、學習獵人的精神等與技巧等，還有令人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們每個人都會唱自己族語的歌曲，還會配上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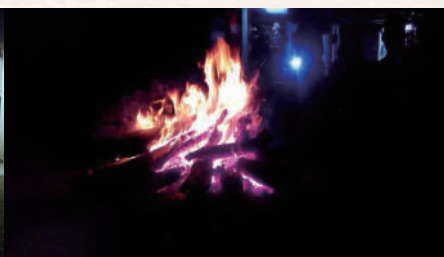
雖然澳門人口非常多，部落人口較少，但新園部落的青少年會為了整體的環境清潔，而聚集不同門戶的人們，一起清掃每條街道，如同他們所說：「我們希望，每個來到新園部落的人都覺得新園部落是乾淨衛生的。」相反，澳門的社區沒有一個人願意為社區付出一粒微豆的力量，而且左鄰右舍之間卻是十分陌生。大部分的澳門人一回到家便宅在家裡，甚少和鄰居聊天，也從不多參與社區活動。

回歸到身分認同上，新園的青少年與部落的接觸很緊密，他們認同自己的身分，願意接受傳承這個使命，而澳門的青少年認同自己的身分嗎？由於澳門的人與土地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人與人之間沒有共同的文化或歸屬感，很難凝聚一群人去守護共同的文化，更不要說傳承。相較於部落族人們，他們生活在同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上，有著共同的文化，一代一代的傳承著。七月的小米豐收年祭，是部落中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祭典，無論每個人的工作有多忙碌，他們都會抽空回到部落參與祭典，因為他們對自我、對部落的認同，這種認同就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價值。雖然成長的環境不同，本來所造就的價值觀就會有不一樣，但身分認同也影響了各人的生活重心，「傳承」的文化在部落中扎根，其深遠而穩固，不容易被潮流和環境沖掉。

整體而言，澳門的青少年與土地的關係不緊密，傳統文化扎根不深遠，甚至搞不清楚什麼才是屬於自己的文化、應該堅守的價值，只好隨波逐流，順應潮流去追逐一些物質的生活。相對部落青少年，他們與土地、與家庭的關切都很緊密，他們能通過在部落學習文化，從而了解自己的價值。

天黑不閉眼

撰文 | 孫萱容 陳宜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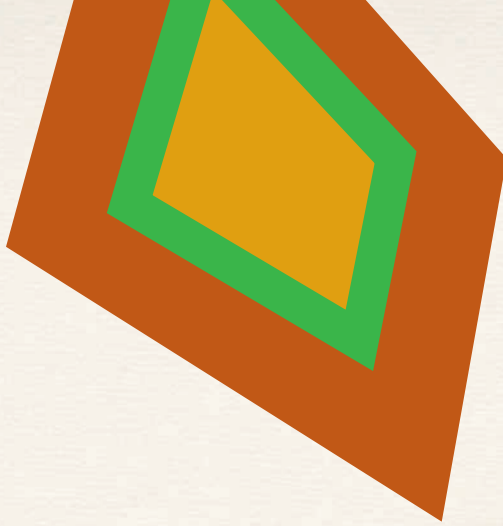


夜深了，在卡拉魯然山上的傳統領域，我們圍坐在火堆旁，部落的哥哥做著最後的叮嚀與鼓勵。等會兒我們將一個接著一個，獨自沿著山徑前行……。

「你要相信山，把自己交給山、交給祖靈。你要相信山，山才會接受你。」哥哥的聲音透過火光傳來。即便坐在火堆旁，手腳卻開始冰冷起來。不論是夾著期待的興奮，或是對未知的害怕。首先出發的夥伴向祖靈敬酒後將酒喝下，接著對夥伴大聲喊出「alai alai！」（族語：走了！出發了！），接受了大家的歡呼，打開頭燈獨自向漆黑的山裡走去。

我們就這樣陸續出發，靠著頭燈微弱的光線，前行，照亮了下一步路，再前行，這段路是安全的，有許多部落哥哥靜靜守著，而當你獨自面對這一片山林，你必須做的是相信它，相信自己——那是帶著戰慄的勇敢。不論是默默唱著與遙遠火堆旁夥伴一樣的歌謠旋律，或是喃喃地感謝這片山與祖靈的應許、保庇，又或者只是專注於腳下的步伐不敢東張西望，每個人以自己的方法去面對這一片山。即使帶著眼淚，所有人都獨自完成了挑戰。

這個經驗裡，我們感受到與過去經驗完全不同的部落教育方式，不論是放手讓孩子嘗試、默默守護著的溫度，或是全然相信的力量。當夥伴在出發前因為害怕黑暗而開始哭泣，部落的哥哥並沒有強迫她，或是放棄她。「這是你們的夥伴，你們從山裡回來的人，要鼓勵她，給她力量。」哥哥對我們說。當部落比我們小好多歲的弟弟同樣感到恐懼，部落裡大家的姐姐，也是我們營隊中與我們一起進行活動，非常照顧我們的珊瑚姐看著他的眼睛說：「你可以的！」她要我們一起鼓掌為他加油。我無法想像我在國小



國中的年紀，面對自己如此恐懼的事物，是否能依然勇敢的跨出腳步？但是部落的孩子都做到了！

試膽在排灣族傳統的文化中，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有挑戰性，不僅為了從小培養族人與山共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累積面對、處理自己恐懼的經驗。

「在山裡啊，最可怕的其實是自己。」這句話不只一個人告訴我。

在傳統漢人的思維中，會希望孩子永遠走在安全的路上，父母總盡力幫孩子擋下所有的危險。但學著去面對、處理自己的恐懼卻是必需的，因為現實生活有許多無可避免的難關，而人生有太多獨處的時候。部落的長輩是那麼願意給自己的孩子們、給我們這樣的機會去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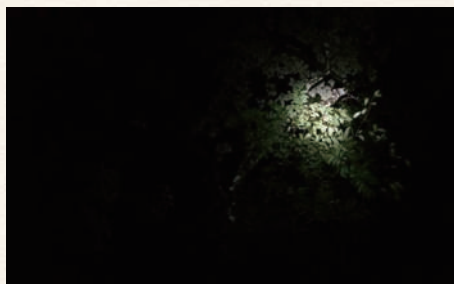
在山裡的步伐帶著一點「我做到了」的驕傲、對於山林莫大的謙卑，及對部落、對祖靈的無盡感謝。獨處的時候，你面對這片山，想著這群讓你擁有勇氣的人們。在那樣安靜的時刻，你才能在自己難以言喻的感動裡分析出這些成分。

試膽結束不久，我們在部落的獵人——古爸與哥哥們的帶領下，往山的更深處前進。「我們去看動物的眼睛！」這提議如同孩子們去秘密基地的口號一般，既令人期待又緊張。那時天空飄著小雨，我們戴了頭燈、穿上雨鞋，殊不知在前方的那一場冒險，不是滿天星光，也不是整片森林的閃爍，而是一條神聖的獵徑。

一頭霧水的我們，緊緊跟著哥哥們的腳步走著，在那屬於山的草叢與樹林間，獵人們所開出的小徑上。山的樣子：崎嶇、潮濕、岩石布滿青苔、大樹倒在路中央……這些路我不曾走過，也無法想像有天會淋著毛毛細雨，在深夜裡又是彎腰又是跨越，然而這一場意外的旅程卻讓我有機會更貼近山，在那靜謐的夜裡，與山一起心跳一起呼吸。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們在一棵大榕樹下停下腳步，古爸要我們關掉頭燈，閉起眼睛。「這棵榕樹是我們族人休息的地方，待在這裡是安全的。」他緩緩地說起過去獵人和山的故事。而在我腦海裡畫面不斷浮現著，曾經有多少排灣族的獵人在這棵大榕樹下休息？會不會就在同一個時間點，同樣靜謐的深夜，獵人也曾停駐在此，為下一步做準備？

「我們在走獵徑的時候，眼前雖然有許多的障礙，但是不能完全將它們剷除，路上遇到比較低的枝葉，要彎下腰，山有它的樣子。打獵就像做人一樣，是需要順服的。學習謙卑。」古爸說。我想起部落裡的哥哥所言：「如果打了好幾槍都沒中，就代表那（獵物）不是祖靈要給我的，不能強求。」獵人打獵不是隨興而起，更不是毫無準則。他們依據時序，配合大自然的生命循環，避開動物求偶、育幼的季節才上山打獵或放置獸夾，並且只拿自己及部落需要的東西，也會物盡其用，不隨意浪費。



後來古爸告訴我：「漢人所說的『獵人』其實代表著一種主動、侵略的行為，但是在族語裡，他們稱其為『被給予的人』。」他又說：「如果祖靈不想給你，你是打不到東西的。」

當今社會裡部分人們對於獵人文化抱有偏見，認為打獵有違環境倫理，是濫殺動物。我們或許都曾經像「漢人」一樣，在獵人的身上貼上主動、侵略的標籤，但是經過那一場試膽和獵徑，以及三天在卡拉魯然的生活，我才知道獵人文化與對自然的尊重密不可分。部落的大家，不只是尊重自然。在撿拾生火用的木材時，也不忘為後來的人留下更好的環境，部落的弟弟都會提醒我們隨手撿垃圾，並以身作則，因為大自然是大家共享的。他們有著一套與大自然共處的模式，彼此尊重，不逾越界線。在山裡的時刻，我看見這樣的謙卑與尊重，這樣的愛惜。

大自然就像人一樣擁有生命力的心跳聲，透過獵人的教育，傳承著這樣與自然相處、與自然融合的能力。在獵徑裡，我們感受到，部落的人與山是一體的，而帶著好奇、興奮或是恐懼的我們，明顯的對山感到陌生。

我們生活在都市，在文明發展下與大自然的距離愈來愈遠，我們也取之於自然，但是中間卻有太多的程序，使我們忽略了供我們生存的根本。我們對於自己對環境的傷害沒有知覺，把大自然當作遊山玩水的小確幸，因為距離太過遙遠而缺乏責任感。我們都曉得環境倫理、知道自然的重要，然而真正對於自然的態度又是如何？人類之於大自然，不該是上與下的，而是對等的，甚至我們就是它的一部分啊！或許我們也聽過不下百次這樣的說法，但直到我踏上獵徑，將自己交給山的那一刻起，我才真正體會、真正用身體去感知到這種感覺。

想起作家吳明益的詩《如果有人要送我一座山》末段：「因為山總是借來的，而我想忘記自己的名字。」山是無法被贈與的，但卡拉魯然願意與我們分享，而我也願意將自己融進山裡。我們不只是走進了山，也感知了山。毫無疑問我們是「被給予者」，不論是試膽時山的默默守護，還是獵徑時山給予的驚艷，或是從踏進山的那一刻起，它張開雙臂的歡迎，都讓我們接受到山的贈禮。即使我所居住的城市，沒有那片山的寂靜，也沒有那片山的靈性。這一趟旅程回來，我對自己腳下踏著的那一片土地、對於生活中自然所給予的一切，都多了份感恩和珍惜。

回到都市的我們仍然無法忘懷那些在山上的回憶，不論是試膽前的火堆旁、山徑上獨自一人的靜默，或是獵徑上與部落、與夥伴一起的路程，那些用身體記憶的故事，難以忘記。而此時我們已經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那片我們生活的地方。

但願我能如卡拉魯然的人們，好好尊重珍惜、了解這我們腳下的土地。